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武彛胡氏家世學派

國家當郅隆盛治之時其英俊多萃于一家一門相與左右後先而出以翼衛道脉其盛衰升降與國運相為終始閩中武彛胡氏自其先公淵已有孝德聞其家本深末茂得中州教澤又師友於龜山先生世

傳家學發春秋大易之旨論者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文定及尹公為稱首云頟嘗聞之先訓云魯論八士者一家之瑞耳而繫之周者以見盛時風流篤茂其英才皆萃而生者也胡氏父子叔姪闡發經旨紹述儒學世以五賢並稱厥後蔡氏九儒劉氏五忠繼之亦以見間世之英並時而出謂非世運之所肇基而覆育者哉再按南軒張氏撰廣仲墓志言胡氏至文定公始大其上世皆在建州崇安里中文

定宦遊荆楚歲久文澤之先生淵殁塟於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馬閒嘗考胡氏論性之旨朱子語類言胡季隨主其家學即文定孫五峰之子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渾然

至善不與惡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行得善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惡相對之善則是有二性矣此文定之說故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峯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然文定實得於龜山龜山得之東林常總總龜山鄉人後往廬山東林總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

總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峯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歎之有二蘓論性亦是如此蘓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来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以善惡言也自孟子道

性善而中與一始支矣諸胡之說亦然按此段先公
朱子語類四篹錄在師友淵源類中見武夷胡氏論
性與程朱有差別處惟時湖湘學者崇尚知言大抵
多祖是說故朱子極力而明辨之今語類中講論數
條皆是也朱子又言其嘗為敬夫辨析甚詳之渠當
初倡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又說湖南學先體
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學洒掃應對為復先體察按南
軒傳五峯之學者觀朱子所詳論辨析箴規救正皆是

論道微言尤學者所當盡心熟玩云乾隆辛未四月

十八日乙酉書

中大夫胡澤之先生淵

胡淵字澤之崇安人少聰穎能文長益務强識熙寧初以親老家貧授學浙江每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後以母末疾不復遠遊即里閈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諸生饋食有甘脆必持歸佐匕箸而自甘蔬水初同里有吳羡門者號仙州居士以六經教授淵往

從之羨淡門閥淵所寫論語尚書終帙一無差舛遂妻以女是生安國及安國入官淵盡斥其俸以贍兄弟之子又取而教之以宣教郎致仕卒游氏酢銘其墓後以安國追贈中大夫閩書建寧府志

通判胡先生安止

胡安止父淵臨訣以安止與其弟安老授安國命嚴勅之安國誓不忍撻乃撫而教馬皆感奮力學俱以經術行義著稱以兄安國蔭累官朝奉郎岳州通判政先撫

字不爲鈎距民安樂之子實閩書建寧府志胄蔭目録

州守胡康年先生安老

胡安老字康年恬簡澹默喜周人急用安國蔭補官嘗知宜春羅江二縣終知袁州子憲閩書朱子撰籍溪行狀

按朱子撰籍溪先生行狀云先生諱憲字原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舜父淳皆不仕考閩書及道南原委皆以籍溪爲安老之子考行狀爲淳之子似當從行狀今此傳仍舊本籍溪傳則改從行狀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為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遊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楊龜山為祭酒復稟學焉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先生與張魏公浚趙忠簡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先生棄官歸建炎三年高宗幸建康以張魏公薦為駕部郎尋擢起居郎

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先生上書乞按行淮襄絶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虚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萬言宰執吕頤浩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脩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居郎紹興五年累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先生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為請高宗嘉納降詔奬諭既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

言先生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徽宗寧德皇后訃至朝議欲用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雖不復則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厦劾先生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謚文

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先生遂與絕新州之謫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于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為致堂先生道南原委宏簡錄

寺丞胡茆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留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寧何不通書寧勉陳數事及奏乞

二程邵張從祀既召試館職除勑令所删定官會秦禧拜元樞檜問曰禧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寧以父允故召用及允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寧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為夔路安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祀歸文定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稱茆堂先生道南源委閩書

主簿胡廣仲先生實

胡實字廣仲朝奉郎安止子生晚不及親受文定之教自幼氣識與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察其質之美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得之所以為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實由是所見日以開明五峯没實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墜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内外無不敬愛之朝奉公没時幼子寓僅垂髫實撫育教

訓之至族姻間不能自振者實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説尤患末俗統系殽亂每舉莒人滅鄫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為學謹於人倫貴日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進後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未上卒其殁也張南軒先生為之墓志言與實交幾十五年志氣相合歲時會遇與夫尺書往來無非以講學切

磋為事稱其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所造未可量云子大同大有道南源委 閩書 南軒撰墓志

僉判胡伯誠先生大正

胡大正初名慥字伯誠用季父寅郊恩補官調興化尉鄭僑以疑訟繫於官大正奇其人力為辨白且勉以遠業僑感奮卒以大魁為時名輔再調南康軍司法史浩劉珙薦其賢明清介改秩僉判泉州劇賊羅動天者逼漳州甚急泉為鄰郡忽近郊有荷斧者四五十人兵捕

以聞時郡守政尚勇決同幕希意請肆諸城下大正不書牘曰賊欲攻城乃無戎裝攻具長兵耶詢之果採山菌者皆釋之同幕慚服郡為蕃商之會每船至驗視者得利不貲大正秋毫無取焉

胡伯逢先生大原

胡大原字伯逢五峯從子按朱子文集答書第四首畧曰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兹承誨喻尤切愧悚但

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矣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為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論此尤詳於前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恐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原註程子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

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夫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淫蕩恣雎駁雜不純之地云再按張南軒先生答書畧曰垂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

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柢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為完全的確也其所恨在先生門闌之日甚少兹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扣於前追悵何極然吾曹往返論辨不為茍同尚先生平日之志哉

按胡氏論性葢其家學立論如此朱子與南軒辨析詳矣今未得伯逢事實惟附二先生荅書亦可

想見當日論學之砥柱也馥嘗欲輯乾淳論學往復考以備伊洛之夾輔姑存所志而未逮也

胡季隨先生大時附季立季履

胡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問答甚多載大全集再按南軒集有與季立書朱子集有與季履書皆講切問學事實莫考矣季履名大壯季立未詳按文公答季隨論延平先生灑落一條云灑落二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

不一再傳而其獘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又云顏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云朱子文集 南軒文集 閩書

進士胡武宗先生師徐

胡師徐字武宗於文定為疏屬愽學通經尤長於詩紹興第進士幼失怙事母盡孝朱子稱之母喪廬墓三年以祿不逮養竟不仕卒

文定胡康侯先生安國學派

按武夷胡文定公雖未及二程之門而師友於游楊謝諸公諸公亦皆以斯文之任期許之其著書立言前哲論之詳矣其學大抵得之上蔡為多平日所以治身訓家尤在踐履上著力文公稱其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是也公嘗言曰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意隨所寓而安也寅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便不碌碌與往日全不同觀

此則公平昔所以訓勉家庭者尤嚴且正卒之明仲兄弟皆能不屈於秦檜其招不往所以持家聲而勵臣節者大矣公之諸子皆能衍述父學五峯之學傳之南軒與紫陽相夾輔所謂湖南一派者皆其緒餘也至乾淳間文孫季隨切磋於紫陽南軒象山之門其與文公講論家學再三明辨尤學者所當詳考云

乾隆丁卯六月望後一日書

文定胡康侯先生安國

胡先生安國字康侯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得程氏學先生從之講論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熈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為對考官定為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降其等哲宗命再讀之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遷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俄提舉湖南學事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二人乃范純仁客也零陵簿李良輔希京意誣為

鄒浩請托京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湖南帥臣曽孝廣謂人曰胡康侯當患難而聲色不動賢於人逺矣先生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外經籍自娛家人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帥臣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㫖復官改正元斷然先生仕意益薄矣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二年丁内艱移江東父歿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禄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掛

冠買田瑩傍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先
生經學可用齒髮未衰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
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
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
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又云陛下御
極越半年紀綱尚紊風俗益衰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
開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

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已不合者皆指為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諷臺諫犄角言其稽慢不恭宜

從然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案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㮚方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

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至是駮曰康侯乃以異議為髙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辭實為綱游説珏坐貶先生論澥越職封還詞頭且言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熈寧未必全非陰崇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

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
矣欽宗命召還旨竟不達高宗即位名為給事中黃潛
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訪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
罷之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
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
促前來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
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
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知先生深於春秋出

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髙宗稱善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黙附會騸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羞與同列卧家不出是時秦檜雖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吕

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知所出或曰目為朋黨可矣但黨魁在鎖闥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言先生偃蹇朝命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不報解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懇留頤浩即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先生歸休于衡嶽之下作書堂數間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已意著三經新說稱為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為斷爛朝

報直廢棄之崇寧間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即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採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據證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脩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

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羣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禁程頤學先生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望乞加封爵

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較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脩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先生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寳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卒年六十有五謚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孤累贈至中大夫先生負傑出絶異之資見善必為知惡必去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奕在

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宫呼樂戲以俟其交代䢖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先生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先生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阽隍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

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于言動雖在燕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處必頻蹙曰流光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士子有自遠

来學者先生隨其資性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遜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于出處言行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常若痛切於身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憂國之志遠而彌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

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嘗語學者曰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内斷于心浮世名利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来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與尹公焞為稱首所與交惟游公酢謝

公良佐楊公時皆程門高弟先生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語人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先生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于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于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其於祭也必沐浴齊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

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二程門人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鮮所許可後至漳濱先生館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先生心意于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

惟公一人耳朱晦菴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于古人又曰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為多云所著春秋傳若干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寧宏姪憲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明正統間從祀孔廟

國朝康熈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霜松雪柏四大字匾於祠道南源委　閩書

宏簡録　伊洛淵源

録　宋史　諸儒述

槩　聖學知統録翼

胡文定公文集

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知其未了

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

妄想抵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

提刑范伯達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文定公受春秋學建炎二年進士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為考官抑寘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曰已署矣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輕數命耶帥矍然從之尋以憂去

近臣交薦名試除秘書省校書郎會秦檜力建和議金使鼎來其詞悖傲不可聽從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而駭遽引却者衆公獨手書詆檜責其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且曰公不病狂喪心柰何一旦為此以遺臭萬世檜怒公卒與史官六人上所議草未幾金歸河南地以嘗我檜方自以為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因輪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萃民志高宗泫然曰

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檜以公不先白已益怒之公亦以先墓久寄荆門乃謁告歸塟故鄉既即以病告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三請杜門讀書不與人事者十餘年尋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事檜死首被命入對高宗猶記前議勞問久之公因進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至時陳文恭公知政事亦欲留公朝著為檜黨所擠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出之尋改利州提點刑獄公事復請祠時

宗藩並建儲位未立道路竊竊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
深憂之故嘗剟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合為一書至是
囊封以獻高宗感其言語輔臣歎曰如圭可謂愛君矣
遂留陳公決定大計即日下詔進孝宗為建王因復起
公知泉州既至舉大體盡下情擇任丞史蠲屬縣負課
以裁正宗官被譜領祠如故僦舍郤武門巷蕭然士大
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史疑義屬疾移書
政府舊交惟以國事為寄卒年五十有九後兩年孝宗

受內禪而公已不及見世亦莫知公之嘗有言也公為人篤厚易直不飾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後文公朱子撰公墓碑末云先人為史官時嘗與公連名奏事及罷而歸又與公同日艤舟國門外其相與期於固窮守死之意晚而愈篤先人既沒公所以憐某者亦益厚至於親為講畫反復辨告蓋惟恐其迷昧沒溺喪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此意豈可忘哉予念德見朱子

學派閩書 名臣言行録 朱子撰神道碑 建寧府志

台使胡五峯先生宏學派

先公嘗曰胡氏之學五峯其優乎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後義可精此數句公所屢述以為昔賢論學質的也按知言一書詳於性命道德之㫖其高弟南軒

張成公謂是書言約義精而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先生下世矣是此書恐亦公尚未定之本耳朱子曾與胡廣仲書言知言中言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来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惜乎不及供灑掃于五峯之門而面質之先公榕村講授中篹此書次於王氏中説邵氏觀物外篇之列其殆論學者所折衷歟乾隆辛未四月十四立夏後四日書

召使胡五峯先生宏

胡宏字仁仲文定子也授學家庭聞伊洛之說欣然心會年十五遂自為論語說編程氏雅言序而藏之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於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遊大學與樊光遠張九成師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累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塾隘其顧

望陛下加兵敵國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於此在廷之人不能對颺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来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柰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

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先生見其
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之
時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
希合風㫖求舉縟節粉飾太平聞者歎服初以蔭補官
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
通問先生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
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乎理欲之辨仁
敬之説檜死侍臣交薦被召竟以病辭卒於家所著書

曰知言門人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實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尚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道南源委 建寧府志 宏簡錄

縣尉詹應之先生慥

詹慥字應之崇安人素與胡五峯劉屏山諸公遊少時甘貧力學砥節礪行弱冠首薦鄉書試南宮弗售遂為鄉學師多所造就為文涉筆立成人謂腹藳晚調信豐尉會金人渝盟往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裨賛

居多嘗渡桐江弔子陵詩云光武親征血戰回舉朝誰
識渭川才熊羆果有周王卜未必先生戀釣臺其慨然
有用世之志如此有文集二十卷行世子體仁見朱子
學派 闔書

吳晦叔先生翊

吳翊字晦叔建陽人師胡五峯五峯没又與其弟廣仲
子伯逢就張敬夫論學翊生平忠信撫幼孤曲有恩義
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者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

故朋儕多受益而樂親之葉衡山稱其賢妻之以女翊因導其子定謁張敬夫受學定卒為循士翊之力也敬夫門人在衡湘者日從翊參決所疑舊有嶽麓書院設山長教授生徒尋廢五峯嘗請復之乾道初師守劉珙始復書院猶虛山長後轉運副使蕭之敏以禮聘翊翊曰侯之意美矣然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為者豈可以凉德當之哉力辭不赴築室衡山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取程子澄濁求清意榜曰澄齋日與士友講道讀書脩然

自樂及歿朱子為志狀建寧府志

靖肅胡籍溪先生憲學派

按文公撰先生行狀言先生從文定公學始得聞河南程氏之說尋與鄉人白水劉致中受學於涪陵處士譙天授所與同志惟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先生更相切劘而韋齋先生亦晚而定交焉此文公託孤所由來也文公稟學於三君子後二劉下世獨事先生為最久云

靖肅胡籍溪先生憲

胡憲字原仲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㑹父淳皆不仕行狀先生生而沈靜端慤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獨與鄉人白水劉公致中陰誦竊講既又學易于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潰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故

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于人力田賣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隠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於是近臣折彦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義聞於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彦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先生固辭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先生猶不出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敦致詔旨且為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為已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

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康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者再盖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榷鹽急私販鉄兩亦重坐先生告以為政大體帥不悦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拜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會次當奏事病不能

朝即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宫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先生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禄先生每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其以館職召適秦檜諱言之後獨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歌之在位僅半年人惜其不究云紹興中卒年七十七謚靖肅先生質本恬澹而

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草藁藏於家平生與劉公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公子翬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公松亦晚而定交焉朱公既病且没遂因以屬其子晦菴於先生及致中子翬之門而晦菴事先生為最久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

逢皆其門人學者稱籍溪先生閩書　考亭淵源錄　行狀

直閣魏艮齋先生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故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事胡籍溪先生憲已徧從鄉儒先長者遊又適四方盡交其先達名士聞見日廣聲稱日以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故相趙鼎以謫死歸葬常山傑雅怨鼎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掞之作書譙讓傑長揖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相與論薦於朝時

相尼之又不得名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苪煜帥其寮與帥守六人共言捄之行誼有詔特徵之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奬歎開納勞問移時遂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又言太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令一以空言浮説取人非是至他政事有係安危

治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上並不見納則移病杜門胷龜召還挨之移書與時宰責其不能救止時宰雅招徠挨之至是見其書詞峻切亦不能平而挨之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為台州學教授挨之自少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先是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平生於學無不講而尤詳於前代治亂興廢存

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為文章長於議論善談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遇歲饑為粥以食饑者且請于官為之移粟閭里賴之鄉人有不塟其親者為白於官請𠖥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者亦以千計其與人交嘉善救失如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汲汲推挽之嘗有病其太過者笑曰不猶愈于横目自營者耶既卒孝宗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擢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秘閣

告其第挨之素與文公朱先生遊乾道中文公被召將行聞挨之去國遂止子應仲見朱子學派張南軒撰墓表閩書宏簡錄

縣令邵秀山先生景之

邵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整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友景之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寧受業籍溪胡憲之門官至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有玉坡集

按閩書邵整字宋舉自號蒙谷遺老與族人景之以家學自相友此傳本道南源委稱整為景之從父待再考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四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學派

嘗考史傳先生從楊文靖公問學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楊公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又考延平先生屏退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然後知二

公安貧守道優游樂天守孔顔家法私心向往不禁超然寓懐於塵坌之外矣豫章之從學史載年四十餘後相從尚二十年所講貫切磨服膺終身文公嘗言龜山門徒千餘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蓋羅公一人而已其為學大㫖嘗令學者於静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蓋其所重在涵養操存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此非獨楊羅李朱遞傳之學的即程門二先生學的也後世於心性根源

隔膜異視本體不明反己功踈故二先生闡發此義羅李遞傳守此尤謹當日程子所謂須静坐始能收歛者蓋收歛方見本體易言利貞者性情也本義言利貞是收歛歸本體處於此可見性情之實在天道於穆不已者四時不息之運而收歛翕聚為造化生物之本在人身為歸根復命之時伊川程子又恐人鄰於攝心坐禪只管静去與事物不相交涉故説只用敬不用静蘇氏季明於師門問答備詳其義朱子

於延平沒後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反復數年始定其說無非此也雖曰靜曰敬義有偏全然其體認大本涵養本源學者求端性善於人生而靜以上之初於靜字似有端的伊川解靜專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正是此意則靜中工夫固是養動之根矣朱子遠宗伊川謂觀未發之說終是少偏亦是救彼時偏重之弊耳竊謂論探索之原而靜之義為切求體用兼備而敬之說為長蓋敬統其全而靜極其本羅李工

夫朱子累述之要之皆並行不悖矣溯厥淵源如顏氏之四勿曾氏之動容貌正顏色孟氏之存夜氣以及周程之主靜定性無非殊條而共貫也嗚呼求道者舍此亦無所用其力矣乾隆丁卯六月十日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羅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先代自豫章徙劍浦世稱為豫章先生祖父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

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初從審律吳國華遊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遂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論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曰曩日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卒業龜山之門龜山與語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曾著力來先生受命益力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樂溪上吟

咏而歸恒充然自得自是摳衣侍席二十餘載初龜山以孟子饑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說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然其晦跡求志人鮮知者沙縣陳默堂淵每詣先生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南州冠

晃也先生與熙堂亦多往復問辨甞與書曰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個半個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某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云由是愿中執弟子禮從之學時政和六年也其後新安朱喬年官於延亦同門受業焉七年復從龜山於毘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靖康元年遵堯錄成歷言宋一祖三宗開基紹述若舜禹遵

堯相守一道見王安石用事則痛心疾首紹興二年以
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適州學落成郡守周綰命先
生行釋菜禮與諸生等往復論道有洙泗講切氣象吕
舍人以詩叙諸廟壁其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濯纓亭
諸勝每賦詩與默堂諸公相倡和所著有春秋指歸毛
詩解中庸語孟說議論要語台衡録二程龜山語録五
年卒於官年六十有四朱晦菴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
士之游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

者蓋一人而已又語類載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
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養心之要而遺書云
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
要不可以不考直卿云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
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
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其
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

則初不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為問則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說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

人紛擾觀之會靜得固好如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又曰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又曰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爾按朱子此段與羅李講習之初畧有出入真西山嘗言此朱子發明伊川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云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歷間從祀孔子廟廷

國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與學清節四大字匾於祠

謹案豫章先生本傳宋史詳矣獨其載政和二年壬辰受學龜山於蕭山年四十一後之纂録斯傳者考證似有未合茲輯此傳從邵氏宏簡録毛氏豫章事實年譜黄氏宋儒學案并龜山集豫章集朱子經義考諸書輯録而重訂焉學案云考龜山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荅則其從學非始於蕭山明矣其言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於丁亥若見龜山始於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以上所考辨殊有足據獨學案豫章本傳載崇寧初見龜山於將樂佘求其所証未得考羅氏草跋豫章師説云族兄仲素從龜山遊摳衣二十餘載就豫章授官博羅主簿之歲溯上二十九載當在崇寧三年甲申按是年以後龜山皆赴官非在家也所云見龜山於將樂者此則未合再考龜山年譜辛巳春沙陽陳默堂淵投書問學以

默堂跋師說考之自云與豫章定交幾四十年以豫章卒官之歲溯至默堂投書問學之年有三十五年亦幾四十年矣又考龜山年譜自元符二年己卯歸家三年庚辰講學於含雲寺作勉學詩以示諸生中有學成要何用奔走利名場之戒與語錄訓豫章語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之說語意相同越一年辛巳即屬陳氏淵問學之歲意彼時龜山學成道尊席從府萃較其時考其地似有足徵蓋自紹聖四年伊川先生以黨論送涪州編管越兩年龜山歸自瀏陽抵家正值洛學黨禁之餘傳中所謂杜門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者此其時也其指示學者大本所在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即其指訣也至其高弟默堂陳氏淵投書問學亦適及講學是年之上下默堂所言訂交於先生者未始不於此相邂逅也於乎四賢一脈授相嬗承其所維繫誠一綫十

鈞之重斯文其不在茲乎載籍浸遠考證其詳今將原稾不敢遽下從學何年與受學何處就前人所考證者重訂其畧尚有待於博考者

正云乾隆己丑三月望日清馥謹識

羅豫章先生文集

宣和三年歲在癸丑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常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

思自攺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擠未能遂志因作航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嘆曰自孟軻氏歿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遊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

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顔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顔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

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嘗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韋齋記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録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耳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

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畧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常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掇其至當者作春秋指歸春秋指歸序

議論要語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横渠教人且令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各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夘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以汲汲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朝廷大姦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姦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必無全人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頼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

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莫若周家之最

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

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亮近伊伊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論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君可知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為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平平陳房喬陳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

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之士茍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石守道揉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

二以内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强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

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况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者當視此以為戒

人世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盖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史論朝廷變故最感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閒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粗會
奥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顔樂地非難造
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蹊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閒此道悟來隨寓見
一毫物欲敢相關

顔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黄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顔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墻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語後兩句不甚

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鄰鬭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絶詩正靖康間也

勉李愿中五首（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為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閒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
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
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中雜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
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疑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
水邊林下養踈慵

顔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顔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汚染陋巷寧容俗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餬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緑侯戶千頭橘又黄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備考

金華胡氏翰撰羅文質公集敘曰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難知而道德為難顔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藴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揚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

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未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歎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

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輿之遊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明行究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顭輩未聞有以是輿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類皆切於時契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殘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啟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肉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喜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文一臂而

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毛氏念恃撰豫章羅先生事實節畧曰先生清介絶俗
里人知之者尚少惟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
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遊愿中以
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
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
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
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故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皆

願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其愿中之所以心服於先生而善為形容與凡從先生學問者終日相對端坐解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晚年以特奏中下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或曰博羅尉紹興二年壬子八月上丁延平郡守周綰命之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焉蓋先生之道上得之楊龜山再上則得之河南程夫子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紫陽則先生其繼往開來之人哉其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臺獨寐軒白雲

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

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

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

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又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

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

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又曰君子在朝

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亂先生之言其體用兼該如此所著詩春秋語孟解說釋例今多不傳其著遵堯録八卷歷言宋之祖宗紹述綱舉目張無漢唐雜霸之末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迨乎熈寧之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禍亂為痛心疾首義激由中言言剴切書成

朱奏公歿之後七十九年為寧宗嘉定癸酉延平郡守劉允濟上其書於朝乞宣付史館錫謚號至理宗淳祐六年提刑楊棟請謚羅李兩先生七年乃錫謚文質至正三年有沙縣知縣曹道振者輯先生之行實為年譜一卷事雖不詳亦可寓景行之一班焉爾善乎廬陵劉將孫之跋先生遺稿也其文曰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子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

滿天下豫章延平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樸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玆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跋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

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為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為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正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為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晬容矣光風霽月玉色金聲劍山青青劍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是可為善言道南

之學者矣是可為善讀豫章先生之集者矣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四